



#1

艺术·文野之分

Art between Crudeness and Refinement 段炼 Duan Lian

艺术有文野之分，文指教化，野则相反。可是，照中文的字面理解，文原义为“纹”，庄子说“越人断发纹身”，讲的是南蛮野气未驯。后来许慎作《说文解字》，以“纹”为“理”，指鸟兽留在地上的印迹，以及野蛮人画在身上的条纹装饰，所以清代注家段玉裁使用“纹理”来解说文字的起源和文明的发生。艺术中的“文”气，是一种文化蕴含，是教育和知识留下的纹理，有“人文”之喻。所以，古代文人画，与素面朝天的民间艺术不可同日而语，古典与现代也泾渭分明。

然而，事实并非决然如此。中国文人所仰慕的境界，不是人为的纹理，反倒是“天然去雕饰”。古代戏曲家们几乎众口一词，以自然“本色”为追求，而南宋诗词大家姜夔也说：“诗有四种高妙，一曰理高妙，二曰意高妙，三曰想高妙，四曰自然高妙。”在此，文气与自然并不相悖，那么，何谓文野之分？

二

我无力回答这问题，只讲一个与石涛相关的当代故事。

很多年前我去纽约看望一位画家朋友，说起我喜欢的文人画家，当数到石涛时，这位朋友坏坏地一笑，说他有石涛的善本册页，打赌我没见过。我心想，虽然石涛的原作我见得不多，但印刷品几乎全见过，难道还有秘本不成？而且，这位仁兄怎么会一脸坏笑？

朋友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字画盒子，里面是石涛的山水册页。这是一套高仿真的复制品，像是日本二玄社的出品。朋友戴上白手套，小心翼翼地翻开册页，让我一幅一幅地欣赏。其中一页，他先摁住，卖了个关子，然后坏笑着说：这可是石涛的画。

册页翻开，画上是—高僧，坐在山顶的一块大岩石上沉思。这是文人画的常见题材，表达物我合一之意，该是石涛退居山水间的自画像。我定睛看去，见石涛所坐的岩石，是长长的一条，纵向突起在山顶正中，其形为男

性。岩石周围杂草丛生，山顶的外形是女性。再看画中的石涛，他哪里是在低头沉思，分明是坏笑着回目凝视我们这些看画的人。

作为明室后裔，石涛在异族统治下苦咽着古代文人特有的屈辱感；作为弃世入林的高僧，他又有不念尘事的逍遥旷达。于是，性之于苦瓜和尚，便是一种自然，而世间对性的人为禁忌，则如满清对文人的压制，徒令他发笑，这笑中别具一番凄楚和悲凉。

见此画，我大吃一惊：这是苦瓜和尚的画么？当然，石涛的笔墨我太熟悉了，此画非他莫属。那么，这幅石涛是哪里来的，怎么从未听说过？

朋友收起坏笑，说：以下故事纯属虚构，纽约华裔画界请勿对号入座。

话说纽约某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分馆前任分馆长是位画家兼收藏家，当高仿真的电子复制技术出现时，他请人将自己的藏品刻制成了电子版。那位电子技师是书画爱好者，见了这绝世收藏，便偷偷自留了一套电子版。

过后不久，分馆长去世了，那位电子技师便在纽约的华裔画界悄悄高价出售他复制的独家藏画。现在这本石涛，便是其中之一。

朋友说的那位分馆长是文化名人，他当年去世是纽约艺术界的大事，我读过不少相关报道，也读了他的传记。

根据公开发表的传记，分馆长早年是江南画徒，在太湖边一家画店作伙计，师从当地著名画

家。这位伙计收藏了大量古代名家书画，并在20世纪中期悉数带到台湾，然后又携往美国。那时二次大战结束不久，百废待兴，美国的艺术博物馆欲扩大东方藏品，而从台湾到美国的文化人为了生计便出售自己的藏品，二者一拍即合。分馆长比其他卖画者聪明，他将自己的部分藏品捐给了纽约的博物馆，条件是要以自己的捐赠作为藏品基础，在馆内建一中国分馆，并自任分馆长。

这位分馆长未捐出的藏品也数量巨大，但他秘不示人。所以，连国内的美术史学界专家，也不知石涛画有这样一幅画。问题是，分馆长当年只是画店学徒，帮人裱画，虽跟名家习画，但何以能有如此大量的收藏，且都是古代名家真迹？当然，这问题与本文主题无关，故不去探讨。

三

一家艺术杂志曾邀我主持一期“情色艺术”专题，尽管应承了，可我对情色这个概念的理解却与别人不同。我认为，情色艺术不是指那些黄色下流的淫秽图画，而是以人的自然天性为题材的严肃艺术，其暗含的意旨是在情色之外。所以，我组织的文稿，便以人性为话题来进行社会批判和心理分析，而对艺术家的选择，则以历史意义、观念内涵、审美价值为考量。

其中的审美价值，便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，我选的艺术家为何多苓，他画中的人物总处在自然环境中。何多苓虽是接受西式教育的油画家，但骨子里却有着中国古代文人画家的高蹈气质。依我看，这就是他绘画中无处不在的青灰色调子，是那色调里弥漫着颓废之美的人文气，恰如南朝宫体诗《玉台新咏》，但何多苓多了一分沉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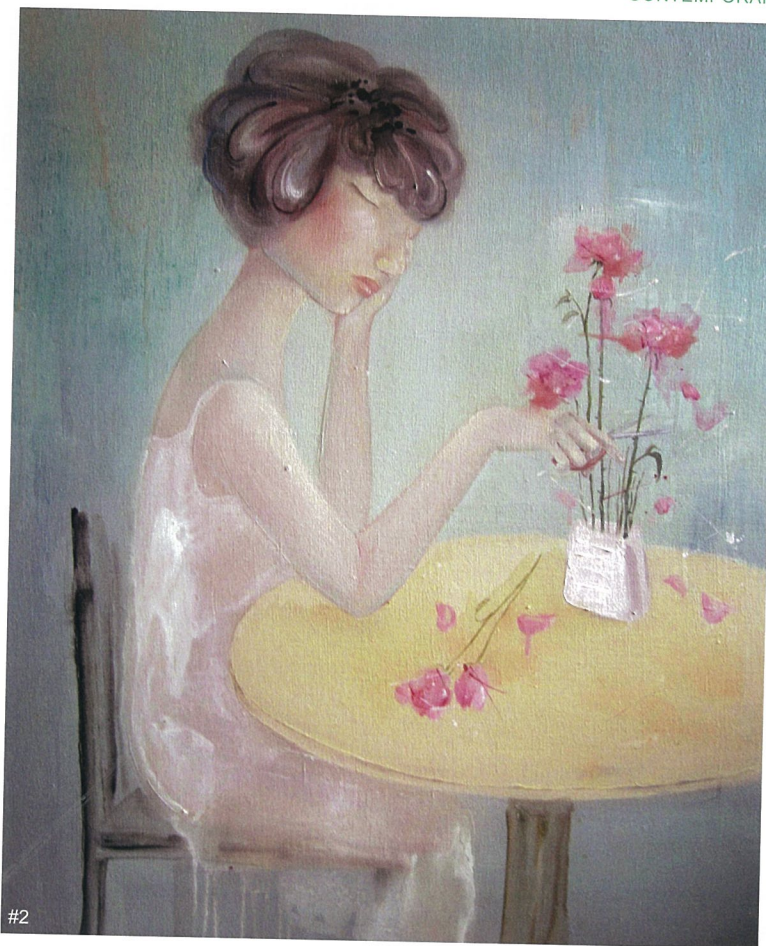
这颓废的人文之气，来自画家天生的悲剧性格，来自他知青时期面对茫茫苍穹所生的凄美诗意，来自他不随时俗的孤独精神。这一切，何多苓用颓废的青灰色涂抹而过，只给人展示一幅情色的假相。

面对这假象，如果你认真体会过他早年的连环画《带阁楼的房子》和《雪雁》，认真感受过他昔日的作品《春风已经苏醒》和《今夕何年》，你就会理解，那假象所遮掩的颓废具有何等的美感力量。

何多苓的画不仅是视觉的，更是心理的。那凄美的诗意、那淡淡的情伤、那唯美的性感，以及那无奈的戏谑，在大自然的时空里，无一不达心灵深处，而颓废的审美力量便由此产生，并化作青灰色的调子，使情色成为灵魂的心印。

四

前两天上课讲到李白的《月下独酌》，说起诗人酗酒的问题。作为对照，我提到两百多年前



#2

英国浪漫派大诗人柯勒律治和他的名诗《忽必烈汗》。我说那是在吸食大麻后写下的幻觉片断，描绘了诗人从未见过的元大都北京的辉煌宫殿。

有次凌晨两三点钟我被低沉的摇滚乐吵醒，便半睡半醒地披衣而出，循着噪音到了楼上，去敲一户人家的门。门开后慢吞吞地出现一个人影，屋里没灯，只有三两个暗暗的光晕，像鬼火般闪烁。

屋里溢出大麻的气味，我往后退了一步。小伙子口辞不清，二裸女明白是怎么回事后，用英语和法语一迭声道歉，我机械地回答没关系，然后赶紧走掉。

是夜的梦幻有点醉人，那两个女孩子就像是左恩的画。左恩眼中的裸女，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恰如石涛眼中的情色，是山水的一部分，只因别人看不到这一点，苦瓜和尚才不怀好意地笑。

这一刻，文气与自然的错位消解了，二者的关系可以为审美认识论提供一个新的哲学命题。

#1 鱼头肉 树脂着色 朱君如

#2 花落知多少 布面油画 刁娟

当代美术家